

徐震
著

续集
公今
杂文选

“相轻”“相捧”异同论
牛二战法种种
食洋不化与因噎废食
说了大话就胆小
教师节の遗憾
中国文字的厄运
谁怕谁
“流泪”种种
书道·人道·正道

公今度杂文选续集

复旦大学

杂文之味

——序《公今度杂文选》——

对于公今度同志写的杂文，我够得上算是一个忠实的老读者了。从他五十年代后期到最近的作品，多数我是欣赏过的。每天阅读各种各样的文章，是我的职业也是习惯。其中有的只是泛览一通，过目即忘；有的则能吸引我去读，而且能在读后留下咀嚼回味的余地。公今度的杂文就属于我喜欢读的一类，所以我这里用上“欣赏”两字，欣赏它的杂文味。

杂文要有杂文味，正如其他体裁的文章各有其特殊的味一样。杂文味究竟是怎样的呢？首先，杂文决非闲文，不是什么闲情逸致、吟风弄月之文。杂文必然是有志针砭世俗，密切接触生活的。嬉笑怒骂，甜酸苦辣，都有所指归。就今天来说，鞭挞丑陋，激励新风，祝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主义社会日益奔向光明美满之境，这是杂文之所以存在的生命力，也是新历史时期的杂文作者的使命。鲁迅赞扬杂文的好处

是“言之有物”。杂文，正因为它是处于生活前沿的哨兵，是最敏锐地接触生活、反映生活的，所以才能言之有物。而如果脱离常青的生活之树，文章也成为枯枝败叶，枯燥干瘪，装腔作势，言之无物，流于假、大、空一套，那还有什么杂文的气味呢？

“言之有物”，除了首先要“有物”，还有一个善于“立言”的要求。清人龚自珍有论诗绝句云：“我论唐文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倘说，借形象思维以抒情的诗歌也不妨“略工感慨”，发些议论，那么作为建设精神文明轻武器的杂文，更应当是感慨万千、议论纵横的了。古话又说：“物有不平则鸣”。此所谓“不平”，并非意味着豪士侠客那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此所谓“不平”，实际上指的是环境条件、客观事物在人们思想感情上激发的汹涌澎湃的波澜。正如今以鸟鸣春，是春天的气息激发着百鸟争鸣，嘤嘤求友。杂文的作者也是时代的候虫时鸟，不断受着时代潮流的冲激，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真情实感发为感慨，发为议论。那思想、情感、感慨、议论既具有个人的特点，却又是与时代相呼应的。

杂文之味，又在于它文笔上的独特风格。这不光是指遣词造句这些修辞技巧问题，也不是说罗列一些华丽的辞藻，撷取一些俏皮话或者名人的警句，就能形成自己的风格。风格，是指那些只能属于自己而不能代替别人，也不能为别人的文章所替代的语言

气派与表达方式。杂文，是最不宜于搞集体创作的；杂文这支笔，只能听命于一个主人的使唤。三个牛皮匠可能凑成一个诸葛亮，而三个诸葛亮决不能凑成一个杂文家。老中青三结合也好，领导、群众、专业三结合也好，可能写出别的大文章，却断然写不成一篇像样的杂文。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杂文虽然是属于小文章，但也如山水画那样，要有咫尺千里之势，要在小小的空间里展现出峰峦起伏的壮观或曲径通幽的胜境。而这样的文笔修养和其中的甘苦得失，是属于个人劳动的，不可能是集体经营的。因此可以说，杂文之所以有味，又在于它表现了某一作者的文风笔调上的特色。

以上，就是我所说的杂文味，也是读了公今度杂文引起的一些感想。公今度同志长期从事思想工作，从广泛接触的社会生活中抽取标本素材，有感而发，写作杂文，激浊扬清。而他的独有的婉转从容、轻快锋利的笔触又能胜任愉快地表达他对时代的感应。这，也就是我所欣赏的杂文味吧。作为他的杂文的老读者，我是乐于看到这本有益有味的杂文集成书出版，为我们的杂文界增添一些热闹气氛的。

林 放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目 录

干而论道.....	1
“相轻”“相捧”异同论.....	4
因华怡而想到的.....	7
“难得”也不要“糊涂”.....	10
一任珠帘闲不卷.....	12
抢话筒与做实事.....	15
别错做了“青”“白”眼.....	17
对“一刀切”也不要一刀切.....	20
“半路出家”也无妨.....	22
《魂兮归来》释疑.....	25
求全乎？求缺乎？.....	28
以“？”取人.....	31
高老太爷之“乐”.....	34
牛二战法种种.....	37
冷水浴启示录.....	39
包裹——雨伞——我.....	41
冷水浴续录.....	43
给《杂文报》的一封信.....	45
“却嫌脂粉污颜色”.....	48

对“争议”的争议	51
无需继承的遗产	54
随“灰狗”奔驰	57
让林黛玉更可爱	60
赞“解难释疑”	63
学到老和到老学	66
“抽屉”的研究	68
“扫地”的“哈夫派”	71
海阔凭鱼跃	74
并非袒护“让步政策”	77
“嚶其鸣矣，求其友声”	79
“闹猛”之“轧”与“不轧”	82
没福消受	85
食洋不化与因噎废食	87
所见“浅表层”	90
治痼疾	93
教师啊，教师！	96
三分话与一片心	99
一个矛盾现象	102
说了太话胆就小	105
“瓷书”记	107
学鲁迅这支笔	110
“听话”别议	112
教师节的遗憾	115

瞿塘双崖与倒金字塔	118
说“宽”道“严”	121
也谈“费厄泼赖”	123
理直气壮	126
能不模糊最好	129
摇篮曲	132
“挤车人”心态	135
也算一朵“朝花”	137
探“逆反心理”	140
“荡马路”随想	143
学风掠影	145
“蚌”的精灵	147
解“包袱”	150
求理解	152
热心的冷言冷语	
——《冷板凳上的话》前言	
与后记	154
废话少说	160
文风偶记	163
“龙门”之外	166
幼儿园和大学里的辩证法	168
宣德炉、宁式床之类的追求	171
书靠自己读	173
泼点冷水	175

医院竟是屠场.....	178
“赛风”评屑.....	181
通情达理析.....	183
不“含笑”而死.....	185
闲话“闲事”.....	188
惰性.....	191
强“示人以璞”.....	194
“完”则完矣.....	197
“球赛文学”与“唐诗菜”.....	200
“上只角”、“下只角”的遐想	202
蟹肥乡情浓.....	205
对“自白”的坦白.....	208
“金不换”？“金急换”？	211
“饭熟”“书熟”以后.....	213
从“排名”说到“捉”贺.....	216
见识“肩屎文学”.....	218
对失落的重拣.....	221
“环保”又一种.....	223
“贴金”三法.....	226
风静穀纹平.....	229
说说“置之死地”.....	232
如何竞，如何争	235
不平常的“平常心”.....	238
宽·厚·会.....	241

毛蚶的功过·····	244
无言以对的对话·····	246
活剥“雅贼”·····	249
不透明的心态·····	251
吃风探源·····	254
“海派”闲话·····	257
春风又绿江南岸·····	260
多“情”未必真豪杰·····	263
“到会讲了话”·····	266
书道·人道·正道·····	269
解“三最佳”方程式·····	271
说是“没有先例”·····	274
卖茶叶蛋的是与非·····	277
断臂的维纳斯·····	280
朱东润先生二三事·····	283
比鼠害更有害·····	286
“衙门”“清水”乎? ·····	289
不放过“偶然失手”·····	292
且慢说因果·····	295
书到用时方恨少·····	298
一名之争·····	301
不应只有“一把尺子”·····	303
骄倨尊卑的嬗变·····	306
草籽赞·····	308

宽容.....	311
牢骚和烦恼.....	314
亮出旗帜.....	317
老夫聊发少年狂.....	319
“雀”灾的思索.....	322
叨光.....	325
牢骚新探.....	328
就事论事.....	330
“计功而食桃”.....	333
“擦边球”畅想.....	336
尊重骑驴人.....	339
武松的一段历史.....	342
且说“白色魔杖”.....	345
“火气”纵横之异.....	348
“忙”的变迁.....	351
真不简单.....	354
有所界定及其他.....	357
月球的正面.....	361
唱国歌引起的感慨.....	364
“走”，“偷”，“倒”.....	366
造坟之类.....	368
“小儿科”里里外外.....	370
“野路子”三赞.....	373
实事，也不宜“大办”.....	375

“莼鲈之思”之思·····	376
不妨做事后诸葛亮·····	379
说“媒”·····	384
“寂寞身后事”·····	387
因《四时读书乐》而想起的·····	390
洪教头的厚道·····	394
三个“恍然大悟”·····	397
迟到的“一家之言”·····	400
春节及其他·····	402
贪多嫌少·····	405
不亦快哉·····	408
假话的辩证法·····	410
中国文字的厄运·····	413
说“导”·····	415
厕所·粪车·道路·····	417
杂文杂录·····	419
“流泪”种种·····	421
误解·····	424
一种心态·····	426
谁怕谁? ·····	429
说古话之类·····	432
“凤阳花鼓”与朱家的陵墓·····	435
不解·粗解·甚解·····	438
“人间正道”一解·····	441

务虚岂是“务空”.....	443
追忆林放.....	445
潇洒不潇洒.....	449
后记.....	452
卷后语.....	455

附 录

痛悼亲人 追忆战友

——徐震同志生平记略.....	457
-----------------	-----

干而论道

“坐而论道”——历来被认为是“说空话”或“只说不干”的同义词，被有些人瞧不起。其实呢，干当然是第一位的，但“道”和“理”，却又是行动的指南。光说不做，不好；但不能因此而不要“论道”和“讲大道理”。

实践出理论，理论反过来影响和推动实践。事情为什么这样做而不那样做，总得要讲出一个道理来。“合情合理”——合中国之国情，合马列主义之原理，再加上主观能动性，那末，什么事都办得成，做得好，行得通。

思想工作亦复如此。光说“这不行”“那不该”，耳提面命，算不得做思想工作。思想工作要有思想。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讲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理，把道理讲清楚，相信思想也就可以打通。

鲁迅小说里有一批不讲理的典型。当然，如赵大爷之流，把他看作思想工作者，本身就是一桩笑料。他不讲道理的地方太多。阿Q为什么不能姓赵？他说不出个所以然，只会“满脸涨朱”，仗势欺人，训斥

对方“不配姓赵”。《狂人日记》里的弟弟倒是一个颇能畅想和发挥的角色，只是围绕着他的一些家人，包括他哥哥在内，却是蛮横无理和粗暴得可怕。比如有一天来了“一个年纪二十左右，相貌不太看得清楚的人”，在挡不住狂人三个“为什么”——“从来如此，便对么？”以后，便勃然变色道：“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这样的思想工作，连精神不正常的狂人尚且不服，何况健康人！

真理在握，才能摆事实，讲道理。姓赵，虽高居百家姓首位，但终究并无专利，别人为什么就“不配姓赵”了呢！

我们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改造社会的大事业。这样规模壮阔的改革，无疑要有深厚的理论为依据的。问题就是要对各类的实践从理论上加以阐发，说清楚。一个行动胜于一切纲领；但一切行动而没有纲领指导，却也不行。所以，干与道不能偏废。干而有道，才是“正道”！

当然，道如何论大有讲究。光讲“大道理”是不受欢迎的。文以载道，如不文，道也行之不远。绕开对象心里的“为什么”，把生动活泼的道理说得异常干瘪，也不是个好的思想工作者。当然，这已经是题外话了。我认为做思想工作，首先要坚持讲理论，讲道理。“演讲术”再好，如说得不在理，也是白搭。老百姓是辨黑白，明是非的，只要把道理说清楚，干而论

“相轻”“相捧”异同论

文人相轻的现象，据说“自古而然”。因是“自古而然”，所以论文也写过不少。光是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一写就是七篇。文人之间“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确乎常见。甚至于夫妻之间，因同属文人，也相轻起来了。例子不难找，《醒世恒言》里就有个《苏小妹三难新郎》的故事，新郎者谁？秦少游，文人也。不过这是一种特殊的“相轻”，它与“相捧”不过一步之遥。说得难听，就是有点“肉麻当有趣”罢。

“相轻”，岂止是文人呢！丈夫因是会文，把“相轻”的成果，形诸文字，才得以流布后世的，所以看起来好像只有文人才相轻了。其实，武将就不相轻么？相轻得很，甚至于相杀的还不少呢！“二桃杀三士”，已经考证，这“士”并非文人而是武士。三“士”的悲剧下场，就因“何不计功而食桃”这句话。一计“功”就不免“相轻”了。一部洪杨豪杰传，记了多少从相轻到相杀的故事。那个农民皇朝覆灭，当然有其深远的根源，但从相轻到相杀，未始不是一个因素。

文人与武将，专业不同，照理是无法搞“比较学”的，却也同样可以“相轻”。“将相和”好得很，但在